

013469

水目山志

『水目山志』編纂委員會

邱宣充主編

云南科技出版社

水目山志

《水目山志》编纂委员会

邱宣充 主编

云南科技出版社
· 昆 明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目山志/邱宣充主编 —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
2003.4

ISBN 7-5416-1773-3

I. 水... II. 邱... III. 山-地方志-祥云县
IV. K92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7881 号

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云南新闻出版大楼 邮政编码:650034)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印制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8.75 字数:210 千字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定价:25.00 元

《水目山志》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王瑞瑜

副主任：张丽英 丁 平

成 员：邱宣充 伍聚奎 郭其云 阮兴跃
张振生 郑允昌 张方玉 薛国荣

《水目山志》编写组名单

主 编：邱宣充

成 员：伍聚奎 郑允昌 张振生 张方玉

摄 影：熊树藩 杨林华等

《水目山志》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王瑞瑜

副主任：张丽英 丁 平

成 员：邱宣充 伍聚奎 郭其云 阮兴跃
张振生 郑允昌 张方玉 薛国荣

《水目山志》编写组名单

主 编：邱宣充

成 员：伍聚奎 郑允昌 张振生 张方玉

摄 影：熊树藩 杨林华等

序 一

林超民

水目山在滇西古城祥云县。

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在今云南设置益州郡，下辖 24 个县。云南县为 24 县中的大县。当时的云南县包括宾川、祥云诸地，是滇西要津重镇。蜀汉建兴三年（公元 225 年）诸葛亮南征，在洱海地区设置云南郡，云南县为郡治。唐贞元十年，南诏王与唐朝使臣在苍山结盟。唐王朝设置云南安抚使司管理南诏事务。从此云南就从一个县的地名变为今天云南省的名称。1274 年元帝国正式建立云南省。云南县演变发展为云南省，原来的云南县就变成了祥云县，只有云南驿这个小镇还一直使用“云南”一名，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云南省“省名”的由来与发展。今天的祥云何尝不与“彩云之南”有关。彩云就是吉祥之云！

吉祥的彩云给大地带来福音。在远古，无法控制自己命运的人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彩云之上的天堂；同时又用自己的双手在大地营建庙宇、塑造佛像、打刻石碑、树立高塔，也把自己的梦想、企盼、祈祷一并熔铸其中。

祥云飘浮的天空下，自然是佛光普照之地，自然成为云南开创较早的佛教圣地。

祥云的水目山，山清水秀，林木苍翠，古刹巍峨、佛塔成林、名碑矗立，高僧辈出，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突出的特点和重

要的地位。可是，长期以来，对水目山历史文化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致使水目山的重大文化价值鲜为人知。

由邱宣充教授主编的《水目山志》第一次全面、系统、深入地记述了水目山的山川形胜、名人高僧、丛林古刹、浮屠塔林、碑碣题刻、佛事活动、释子艺术，全书有本有源，有根有据，内容周赅详密、考订精实，立论高远、论证允当、观点正确、叙述平实，非徒堆砌资料或凭空臆想者可比拟，是近年来编写地方志书的上乘之作。《水目山志》的出版，填补了云南文化史上久缺的空白，为我们认识云南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成果，为云南宗教史撰写了重要的篇章，为水目山的保护与开发呈交了科学的报告，为云南旅游文化的发展贡献了有益的参考。

《水目山志》对云南汉文经典佛教史的研究，对汉文经典佛教的传入、演变、发展的论述多有独到的见解。为在水目山的建寺弘法的佛教七祖、高僧大德立传，对于我们研究云南佛教史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水目山佛教的繁荣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尤其是明季社会动荡、异族入侵，朝代更迭，导致士林缙绅“逃禅”蜂起，促成水目山佛教的兴盛。20世纪水目山的佛教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这是社会进步、科学昌明、经济发展、生活稳定的必然结果。我们不为水目山佛教的没落唱挽歌，也不为水目山失去的佛教辉煌招魂，在创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剔除封建的糟粕，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必不可少的重要作业。今天，我们不再信奉宗教，但是，昨天宗教的确为社会稳定、国家太平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佛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些正确的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宗教是虚幻的，但宗教提倡“善”，则是确实确实存在的。这种“善”与科学追求的“真”，文艺追求的“美”，也同样值得肯定。今天为了旅游观光，我们修复一些有价值的庙宇，不是提倡信佛、拜佛、礼佛，而是让我们在领略古代

佛教虚幻外壳下蕴含的与人为善、天人和諧、老实诚信的合理内核。宗教追求的“普渡众生”的目标是伟大的，但它永远不可能实现，因为它对世界的看法是颠倒的，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错误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当代中国人一定有能力建成全民幸福的乐园。今天的辉煌离不开昨天的创造，昨天的辉煌就是我们今天应该倍加珍惜的文化。

本书的主编邱宣充教授是我敬爱的老师之一。邱教授出生在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响应祖国号召，不远千里来云南从事考古工作。数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工作在云南考古的第一线。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云南的重大考古发掘他都参与，特别是自他担任云南省文化厅文物处处长以后，云南的主要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都有他的心血。他在文物与考古的研究、保护、开发与人才培养诸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真是把自己的青春、热血、精神都献给了云南的文物与考古事业。他关于云南文物与考古的论著，成为研究云南历史与文化必读的参考书，其中不乏堪称经典的不朽之作。他的生命已和云南的文物考古事业紧密连在一起。就像无价之宝的文物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更加珍贵、更加璀璨、更加光彩。我十分敬仰邱先生，特别聘请他担任云南大学的客座教授，为硕士、博士研究生讲授文物与考古，凡是听过邱先生课的学生无不夸赞邱先生高尚的品德、渊博的知识、深厚的学养、扎实的功底、谦和的为人。他为培养云南文物考古人才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不仅云南大学历史学、民族学等专业的研究生得以亲受他的教诲，而且今天云南文物考古学界的不少学者都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退休以后，邱教授怀千里之志，仍在文物考古的田野奔忙。《水目山志》是他近年的新成果。看到这部结构严谨、资料翔实、文笔流畅的志书，不禁令人想到“苍龙日暮还行雨”的豪迈气概。

当然,《水目山志》是一项集体创造的成果。参加本书编写的诸位学者都为本书作出贡献。我们对主编的肯定与赞扬,无疑包括了课题组的所有成员。

祥云县是“云南”一名的发源地,云南悠久的历史或多或少与祥云县有关,云南灿烂的文化也或多或少与祥云有关。水目山曾经是云南的佛教圣地。千百年来靠求神拜佛无法实现的天堂之梦,一定会在新世纪,由脚踏实地、奋发图强的祥云人民在新思想、新理论的指引下变为活生生的现实!

在《水目山志》即将付梓之时,课题组来函命我作序,却之不恭,不悛浅陋,谨识感想如上,并聊寓祝贺之意。

2002年9月教师节于台湾台南师范学院文荟楼

(林超民先生现为云南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省历史学会会长)

序 二

孙太初

由祥云县文化局委托文物考古学家邱宣充先生主编的《水目山志》一书，现已完成初稿。宣充先生嘱我进行评审，并为该书作序。此事颇令我为难，虽然我在1951年即首次登临此山，1959年又二次上山，但这两次上去的目的，都是为了搜寻我省重要古刻大理国《渊公塔碑》的下落，对该山佛教的盛衰，庙宇的兴废，高僧大德的事迹，并无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实在没有资格评审和作序。但我对水目山毕竟是有感情的，况且宣充先生和我又是省博物馆的老同事，既然他找到我，自无推脱之理。想来想去，只好勉为其难，将我几次上山的见闻琐事写了出来，也算为志书增添一点花絮。

1951年土地改革期间，我在弥渡县参加土改工作队，分配到永和乡工作。该乡位于弥渡县东面，即水目山的西麓，是一个十分贫瘠的山区，以种植梨树及山楂果为主，水田不足千亩，其中水田大部分是水目寺的常住田，因此僧人便是该乡最大的地主。寺中主持僧人，平日作威作福，佃农恨之入骨，土改一开始，便被逮到乡上批斗，清算剥账。此时僧人多已星散，仅剩下三四个老弱病残和一位操下江口音的僧人还呆在寺里。我利用空闲之际，到山上探访了一趟，特别搜寻《渊公碑》的下落，众僧皆一无所知。在上寺墙外，见到无住及非相两位禅师的塔碑矗立

在一长方形石台基上，也算不虚此行。

1959年秋天，我到滇西普查文物，再次登上水目山。此时只剩下那位操下江口音的僧人还厮守着破败荒芜的下寺，度着烟消厨冷的枯寂生活。我又向他询问《渊公碑》的情况，他说不清楚，带着我在寺前后及塔林中找寻，终无所获。适逢倾盆大雨，我下不了山，便在寺中选拓了两份《水目寺诸祖缘起碑》，是晚即借宿寺中。饭后在僧房闲谈，见到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系明代云南刻本，白绵纸印造，贮于一朱黑双色漆盒内，盒盖内漆书大明崇祯□□年赵州佛弟子某某等造记。这是我见过的惟一一件有明代记年的云南漆器。又看到一部《千佛名经》，是南明晋王李定国舍费印造的，末页刻有永历六年八月初一日西藩李及室人刘氏，男李嗣兴，女海岳造经题记。在残经堆里，我无意地发现一册无住禅师撰的《苍山·空明集》合刊本，前有愧郭居士唐大来序，末附《无住禅师塔铭》。集为晚明刻本，塔铭则是清康熙间补刻附入的。此集曾见道光《云南通志·艺文志》著录，然从未见过传本，此册恐已是仅存孤本了。夜雨不寐，得小诗一首，以记当时情景：

“云护禅关门未开，溪桥松径绝尘埃。

山僧话尽前朝事，酒醒西风下讲台。”

我对《渊公碑》产生浓厚的兴趣，不是出于倖古，而是此碑对研究云南佛教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过去许多人都认为云南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只流行秘宗阿吒力教派，到元代禅宗才自中土传入，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从渊公碑文中可以明白看出，禅宗在大理国时已相当流行，并且达到很高境界。皎渊的尊师玄凝尊者及其族人净妙等，皆是禅宗的高僧大德；张胜温画《大理国梵像卷》中神会大师像后面的和尚张作忠、纯陀大师、法光和尚等像，疑亦是大理国的禅宗高僧，故紧列于禅宗诸祖之后。水目禅宗，历宋、元、明、清诸朝而不衰，其间高僧辈出，如元末之

崇照法师（盘龙祖师）及其徒净菴，明初古庭禅师的法嗣道安，万历时之如晓、祖复、大济，明末清初之周理（彻庸）、无住（洪如）、非相、学蕴（知空）……等，或住锡兹山，或在山弘法，于禅宗哲理，多所阐发，于诗文书画，亦有较高造诣。学蕴在水目山为众授戒时曾说：“水目佳山，是出佛产祖之地，声传六诏，灯续五天，人杰地灵。昔之净妙、皎渊、阿标、普济诸大老，曾于此处此刹此座之上，大阐玄风，挥弘祖道。”水目山长期以来一直成为云南禅宗的中心道场，实当之无愧。清初陈鼎的《滇游记》中曾记：“云南县古名洱海，县南三十里，为水目山。水目梵刹，容众千馀。”可见当日僧众之盛。

《渊公碑》是云南古代碑刻中的珍品，文辞、书法、镌刻并臻上乘。现今存世大理国碑刻，撰文及书丹多出阿吒力僧手笔，文辞大都崇尚堆砌词藻，华而不实，史料无多，书法则为当时流行的写经体，过于程式化，缺少新意。渊公因是著名高僧，又是皇亲国戚，为国王所敬重，故其塔碑之营造，书法撰刻俱极一时之选，非它碑可比。碑文于皎渊之修持，对禅宗之领悟，俱有较深的阐述，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云南禅宗之水平。书法则醇厚茂密，风格与颜真卿、徐季海为近，置之唐代楷书碑刻中亦不逊色。

1990年10月，我赴大理州鉴定文物，得知在水目山观音阁旧址上发现《渊公碑》残石两段，欣喜若狂，亟往观看，并拓得墨本一纸。一段存字7行，每行存3至16字不等，首行标题下尚存“并序”二字及第二行“赵佑撰”三字；另一段存字9行，每行7至23字不等，侧面还存残字一行，计11字。根据王昶《金石萃编》录文对勘，第一段为碑阳首行至7行文字，第二段为碑阴31行至39行之字，侧面一行为28行之字，共存220余字，虽非完整，亦足慰我数十年思古之悠情了。欣喜之余，再赋七言绝句二章，诗云：

“殿宇荒凉半丛残，寻碑两度叩禅关。

烟消厨冷孤僧在，斜月如霜照重山。

片石新出废寺南，唐贤楷法此同参。

九原欲起王司寇，论古评碑剪烛谭。”

1999年4月，我随省文史研究馆的同仁四上兹山游览，看到瑞泉寺已经过修缮，渐复旧观，普贤寺及宝华寺亦次第修复，并新建了“五祖坟”塔院，以供游人凭吊顶礼。水目山古刹，历经七百余年风霜，从鼎盛到衰败，又从衰败转向恢复，真是世事沧桑，令人感慨不已！

细读此《志》，我认为在体例和内容方面较之过去的《鸡足山志》、《温泉志》、《高峣志》等，都有新的创意。尤其是对自然环境的详尽而科学的调查，高僧事迹的考证，塔林的实测与对比研究，俱详实严谨，足以征信。此书问世，不烦他索，即可对水目山这一佛教胜地有一全面系统的了解。随着旅游事业的开拓，水目山必将重现当年的风采。欣慰之余，拉杂写成此文，聊当序言。

2002年5月于昆明

(孙太初先生是云南著名考古学家、书法家，云南省文史馆馆员)

序 三

王树生

水目山是云南省内开创较早的佛教圣地之一。早在宋代大理国时期，就已高僧辈出，成为汉传佛教南传禅宗在云南的中心道场。明末清初，又与南京及江南一带南北呼应，禅律并举，兴起了大规模的传戒活动。呈现出“万众皈依，千衲绕围，从者如云”的空前盛况，水目山由此进一步成为声名远播、高僧云集的名山法地。可惜自清末容光大师之后，因地震频生，瘟疫流行，兵灾匪祸，官府挫磨，香火冷落，寺院渐失供养，僧尼纷纷出走，乃至“寺旧堙坠”，衰落下来。近七八年来，随着滇西旅游业的发展和县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水目山终于以其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的佛教文化，旖旎的自然风光和四季宜人的气候，逐渐崭露头角，成为引人注目的旅游胜地。

1998年以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俊、原省长和志强、省政协主席刘树生，省委书记令狐安、副省长邵琪伟，以及大理州委、州政府的党政领导同志，先后莅临水目山视察。和省长向省政府及有关部门提出的《关于开发祥云水目山塔林风景区的建议》，得到了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继而，邵副省长在视察结束时又明确指示，要尽快成立由专家主持的课题组，深入挖掘水目山景区的历史文化内涵。与此同时，省旅游局组织了各有关方面的专家，赴实地详细考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根据邵副省

长的要求，县委、政府决定特聘我省著名的考古专家邱宣充先生担任课题组长，在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主编我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水目山志》。课题暨编写组不辞辛劳，东奔西走，深入到有关的景区及寺院，进行考察、考证。或躬行于文物古迹之间，捶拓于断碣残碑之前；或采访于村民遗老之口；或埋头钻研于古籍文献之中，不畏枯燥晦涩，广泛涉猎搜罗。并以科学态度，实事求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终于在模糊的历史积淀中，理清了历史的脉络，以大量扎实可靠的资料，记述和反映出水目山较为真实的历史概貌及现状。其呕心沥血之精神，可谓感人至深；编撰者之良苦用心，实为难能可贵。

《水目山志》的编写，从考察、考证，到搜集资料，整理加工，汇编成册，历时近两年。其价值和品位，如今已得到我省专家评审组的高度肯定。全书内容丰富，结构严谨，资料详实，线条清晰，特色鲜明，文笔流畅。可以说，《水目山志》的出版，不仅为云南佛教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成果，也为人们了解水目山，品味水目山，奉献了一份引人入胜的答卷。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为水目山今后的保护与开发，提供可靠的历史依据；为旅游的宣传促销，提供广阔的空间；为水目山重放异彩，展现出灿烂的前景。当然，与金无足赤一样，《水目山志》也同样难以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些不足，同其珍贵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相比，终究是微不足道的，也是后人不应苛求的。

一代名山无人知，喜看今日重生辉。人们企盼已久的第一部《水目山志》即将出版发行了。参加评审的同志们要我为此书作序，盛世编志，实为幸甚。愿水目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号角声中，为“云南”之源、彩云之乡放射出更加灿烂夺目的光辉。抚今思昔，心潮澎湃，故欣然为之。是为序。

（王瑞瑜同志现任中共祥云县委副书记、县长）

目 录

概 论	(1)
第一章 山川形胜篇	(15)
第一节 自然地理	(15)
第二节 森林植被	(17)
一、森林类型划分	(17)
二、水目山的古老珍稀名贵树木	(25)
第二章 名人高僧篇	(43)
第一节 水目七祖	(43)
第二节 高僧大德	(59)
第三章 丛林古刹篇	(76)
第一节 寺 院	(76)
一、水目寺	(76)
二、普贤寺	(79)
三、宝华寺	(80)
第二节 寺院遗址	(81)
一、经板阁遗址	(81)
二、灵光寺遗址	(84)

三、玉皇阁、三教阁遗址	(85)
四、观音阁遗址	(85)
五、明代砖瓦窑遗址	(86)
第四章 古塔如林篇	(89)
第一节 水目寺塔	(89)
第二节 北岗塔林僧塔	(94)
一、北岗塔林僧塔个例介绍	(95)
二、北岗塔林僧塔记录表	(112)
第三节 水目寺僧塔	(116)
第四节 宝华寺僧塔	(119)
第五节 中塔、前塔遗址	(121)
第六节 僧塔综合研究	(122)
一、塔的年代	(122)
二、塔的形制	(123)
三、塔的维修	(124)
四、塔林的对比研究	(126)
第五章 碑碣题刻篇	(128)
第一节 渊公碑	(128)
一、提 要	(128)
二、碑 文	(130)
三、丽江方国瑜跋	(133)
第二节 水目寺诸祖缘起碑	(137)
一、提 要	(137)
二、碑 文	(138)
第三节 水目寺碑记	(148)
一、《水目寺碑铭》	(148)